



魅力菜头粿

| 骆明凤

在闽南地区,菜头粿是一道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美食。独特的制作原料与工艺,赋予了它别具一格的风味。菜头粿是以白萝卜为主料,再加入用大米磨成的米浆,搅拌均匀后,置于蒸笼中蒸制而成。蒸好的菜头粿口感软糯,味道清甜,如果再减少少许油去煎,菜头粿外皮会变得金黄酥脆,而里面依然柔嫩,那香气与滋味更是令人回味无穷,深深吸引着人们的味蕾。

我对菜头粿的初次记忆,始终鲜明如昨。那是一个冬日清晨,天还没有亮,东方仅透着一抹鱼肚白,正是黎明前最静谧的时刻。村庄笼罩在灰蒙蒙的色调里,远山的轮廓也仿佛隐入了夜色,唯有偶尔传来的几声鸡鸣犬吠,划破了山间的宁静。这种清晨特有的寂静,或许只有早早起身劳作的人们才能真切体会。

那天,我和母亲挑着自家制作的地瓜签,赶往镇上去卖。镇上沿袭着一个古老的习俗:每逢农历初一与十五,便是赶早集的日子。听老人们说,这习俗是历经多年、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乡间贸易最直接、最热闹的一个重要时刻。

到了集市,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四面八方的人们挑着各村的物产汇聚于此,或出售,或交换,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吆喝声、议价声、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市井的生机。那些嗅觉敏锐的生意人,总能抓住这短暂的时机。早点摊子也早已摆开:卖豆浆的、炸油条的、蒸包子馒头的,还有那现场制作菜头粿的摊贩,纷纷亮出自家的手艺,吸引着往来的人群。可以说,这早市上热气腾腾的菜头粿,是很早以前就扎根于民间的一种美味。

我仍记得自己当时如何被那炸菜头粿的香气所吸引,忍不住拉着母亲的衣袖,小声央求:“咱们也买一个菜头粿吧。”家里平常难得做这类小吃,母亲说,要等地瓜签卖完,手头有了闲钱,才能考虑。于是,为了早点尝到那心心念念的滋味,我主动站到摊前,大声吆喝起自家的地瓜签来。

我觉得那地瓜签白白净净,个头修长,宛如美人,煮熟后更是甘甜味美,丝丝顺滑。也不知是哪来的灵感,我竟将地瓜夸得如诗如画。路过的人们似乎并不急于看货,反倒像在听一段有趣的演说,听着听着,仿佛真透过我的话语,看到了地瓜签背后的美味。有人笑着说:“这小丫头,怕是地地道道的小行家!”于是,渐渐有人围拢过来问价。

我心里惦记着菜头粿,急于成交,脱口便说:“不贵,一斤一块钱!”母亲在一旁悄悄拉我,低声道:“喊低了,得一块五才行。”可我生怕错过眼前的机会,想着隔壁也有卖地瓜签的,竞争不小,不如早点卖完,好去解馋。我便对母亲说:“今年地瓜收成好,家家丰收,若不趁早卖这个价,待会怕是九毛都卖不到了。”

母亲听了,无奈地笑着摇头:“你这个小贪吃鬼,为了菜头粿吃的,竟把咱家地瓜签的价都给压低了。”最终,我们以一块钱的价格顺利成交。我迫不及待地拿着钱,奔向那炸菜头粿的摊子。摊主是位熟识的老伯,他一边熟练地翻动着锅里的粿块,一边问:“今年地瓜签卖得怎样?”我答:“一块钱一斤。”老伯点头道:“那价钱不错,我前阵子听说才卖九毛呢。”母亲也笑着接话:“是呀,今年赶早卖,价格还算合适,再晚些,恐怕就卖不到这个价了。”

当我终于捧起那块刚出锅的菜头粿——金黄酥脆的外皮,包裹着柔软鲜美的内里,心中涌起的是难以言喻的满足与快乐。那一口香脆与温热,仿佛瞬间融化了冬日的清寒。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如今,想吃菜头粿已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街上随处可以买到,随时都能解馋。然而,童年那个清晨所尝到的滋味,却始终萦绕心头,格外香甜,格外难忘。只因那一块小小的菜头粿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道地方小吃,更是一段关于期盼、劳作与亲情的温暖记忆,一段让人永远怀念的旧日时光。



保姆

| 洪虹

清晨的公园,空气怡人。林娜每天都来散步,然后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家吃早饭上班。

这天,林娜散步完走出公园,忽然听到一声“你好”,只见大门口一位陌生女人迎过来跟她打招呼。

“你好。”林娜礼节性地回了一句。她以为女人认错人了,就兀自继续往前走,没想到女人却紧跟着与她同行。

林娜微皱着眉头:“你也到公园散步?”

女人答道:“不是,我没时间。刚才去买菜,看到你进公园,所以回家赶紧做了早饭就出来等你。”

“等我?”

女人说:“我跟你同一个小区,住你家对面楼,咱们同一楼层,我家的窗户正对你的厨房和阳台。”

“哦,好像没见过面?”

“我搬来不久。”

林娜又“哦”了一声,她在想,这个女人说的话是真还是假,为什么要和自己套近乎。

女人又说:“我看你家阿姨很勤快,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炒菜拖地板,在阳台洗衣晾晒。”

“嗯,你们家不是这样吗?”

“以前是。现在搬到这里,阿姨没跟过来。我婆婆身体不好,为了不让她太劳累,我把家务活全包了。但我要上班,实在忙不过来,也觉得太累了,想向你咨询一下,怎样请到你家这样的阿姨。”

林娜这才明白,原来女人口中的阿姨指的是保姆。

没等林娜回答,女人又问:“像这样的阿姨,一个月大概要多少钱?”林娜心说,不用给钱呀,但她马上反应过来,慌忙地对女人说:“你到家政公司咨询一下吧,我要上班,得赶紧回家吃饭。”

女人不知道,她称赞的那个阿姨,其实是林娜的婆婆,她也想不到,林娜这时满脑子都是婆婆自己捶腰背的情景。



从远洋船甲板到老家灶台

| 陈春芳



辋川镇辋川村的巷子深处,住着一位特别的老人。30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四大洋;如今,他守在老屋方寸之间,用最朴实的方式诠释着“孝”字的分量。他叫潘谨慎,今年60岁。

1964年出生的潘谨慎,人生曾像他驾驶的远洋船一样波澜壮阔。1980年,他从泉州后渚油库指挥部的通信员起步,后来在黄塘合作商店历练,1992年受聘于中泉国际远洋公司。近30个春秋,加勒比海的朝阳、印度洋的风暴,都成了他记忆里的风景。远洋生涯给了他丰厚的收入和开阔的眼界,却也让他与家乡隔着万里重洋。

潘谨慎人生的转折发生在2022年。那时,94岁的老父亲步履蹒跚,92岁的老母亲饱受心衰折磨。看着父母日渐衰弱的身影,这个在风浪面前从不皱眉的汉子,第一次感到了心慌。“船可以绕地球一圈又一圈,可爹娘等不起了。”没有太多犹豫,他辞去工作,从浩瀚海洋回到了小小的老家灶台前。

从此,他的世界变了。灶台,成了他新的“驾驶台”。父亲爱喝软糯的地瓜粥,母亲喜欢清淡的汤面,他就变着法子准备;父亲头发长了,他拿出理发工具,手法轻柔得像在呵护珍宝;母亲不能劳累,洗衣做饭、打扫庭院、喂药擦身、按摩捶背,他全包了。一天忙完,腰都直不起来,他却总是摆摆手:“歇会儿就好。”

最考验人的是夜里。他在父母屋里安

了监控,连上自己和儿孙的手机。“哪怕老人翻个身动静不对,我们都能第一时间赶到。”他说。父亲严重便秘时,他戴上手套亲手帮忙;老人失禁弄脏衣裤,他蹲在床边一点点清理,没有一丝嫌弃。“这是我爹,我要是嫌脏,谁还来管?”他这话说得平常,却比任何誓言都重。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两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始终干干净净,脸上总带着安详的笑。监控画面里热腾腾的饭菜,成了儿孙们最暖心的牵挂。直到今年重阳节前,老父亲97岁,在家中安然离世。

村里人说,潘谨慎用30年闯荡世界靠的是胆识,用余生守护爹娘凭的是孝心。从远洋船的甲板到老家灶台,他的人生轨迹变了,但对家的那份心从未改变。

如今,他的航船停泊在家的港湾。重阳节前的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孙都回来了。既为送别爷爷,也为陪伴奶奶。新月悄悄爬上枝头,带着桂花香,轻轻洒在窗棂边那盏暖黄的灯上。灯光里,奶奶紧紧握着孙辈的手,孩子们不停往她碗里夹着软嫩的菜,轻声问:“奶奶,好吃吗?”

老人看着满堂儿孙,脸上的皱纹像被春风拂过,渐渐舒展开来。

这个秋天,有山,有月,有健在的母亲,更有一种平静而深远的温暖,它源自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你曾航行多远,总有一个灶台,在等你归来。

苎麻岁月情

| 董艺玲

朋友家的篮子里,新采的苎麻叶泛着青翠,山野的清气扑面而来,她说那是要替代鼠曲草做咸笋包用的。那抹绿像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故乡,那些与苎麻缠绕在一起的旧时光,在我心底泛起温润的涟漪。

老家大厅的左侧,静默地安放着一台织布机,老四婶用这台吱呀作响的老伙计,织出了全家人的衣衫,也织出了装稻谷的布袋。老四叔与老四婶,真正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老四叔深知二十四节气的秘密,精准把握播种与收获的时机。

春风吹醒大地,便是种苎麻的时节了。老四叔在房前屋后见缝插针地种苎麻,较近的一片山地,他也会去种。有一天,老四叔扛着锄头,锄头柄上挂着一竹篮嫩绿的苎麻苗。我和两个堂姑姑,像三只欢快的小雀,蹦跳着跟在他身后,走向那片地。老四叔弯下腰,古铜色的脊背在阳光下微微发亮,锄头起落之间,泥土被翻耕得松软而芬芳。待他挖好一个个小坑,我们便争着将苎麻苗放入、扶正、培土,再用小手轻轻压实。动作虽笨拙,心中却满是对生命的虔诚期待。种下苎麻苗后,浇水、施肥便成了日常要事。水珠在阳光下闪烁,仿佛给苎麻苗注入了生命的力量。

夏日来临,苎麻在阳光和雨露的滋养下疯长。风过处,沙沙作响,像是在诉说着成长的喜悦。老四叔一有空就头上戴着斗笠,肩上搭着一条毛巾,走进苎麻地,佝偻着身子,耐心除去与苎麻争抢养分的杂草。

收获的季节总是充满喜悦。老四叔手持锃亮的镰刀,“唰唰”几声,苎麻便整齐地倒下,他利落地将其捆扎成束。乡间谚语“头苎见秧,二苎见糠,三苎见霜”,这三茬收获的节奏,早已融入农人的血脉。

收割回来的苎麻,要经过一系列繁复的加工。首先是剥麻,接着要刮麻,刮好的麻

纤维要用石头压着,放入屋旁的石坑中,经过数天的浸泡,才算完成了这场特殊的“洗礼”。捞出后,老四婶会把它挂在门口的木架上晾晒。微风拂过,成排的麻纤维轻轻摆动,好像在与阳光、微风轻声细语。

晒干的麻纤维,要经历“绩麻”的工序了。老四婶坐在小凳上,从麻束中抽出几缕,用手捻成细丝,不断衔接、搓捻。她的双手如灵动的蝴蝶,麻纤维在她指间仿佛有了生命,渐渐延展为均匀的麻线。绩好的麻线一小股一小股整齐摆放,静待“合线”。合线在手动纺车上进行,几股细线合为一股,更加结实耐用。那绕满麻线的卷轴,凝聚着老四婶的汗水与期盼,即将奔赴织布机,开启新的旅程。

织布机在儿时的我看来,是个复杂而神秘的巨大玩具。老四婶端坐于前,双脚有节奏地踩动踏板,双手飞快地传递梭子,经纬线在“咣当、咣当”的声响中交织,一寸寸,一尺尺,米白色的麻布便渐渐呈现。

布匹织成,尚需染色,那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薯蓣,这种其貌不扬的植物块茎,是染料中的“软黄金”。老四叔将其挖回,捣碎、浸泡、熬煮,滤出浓稠的汁液。织好的白布投入这赤红色的汁水中反复浸煮、晾晒,颜色一次深过一次,最终化为深红偏黑的布料。

最后,老四婶用那把磨得光滑的木尺和剪刀,比画着,裁剪出衣裳的轮廓,再一针一线细细缝合,就连扣子也是老四婶用麻布层层叠叠做成的。剩下的布头,老四婶用它来做布袋。从苎麻苗到上衣的漫长蜕变,宛如一首悠扬婉转的田园诗篇。

如今,那些古老的工艺已被现代化的纺织业所代替,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些繁复的劳作工序里,就像绩麻时捻出的线,一头拴着故乡,一头牵着流年,织就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乡愁。



父亲的茶香

| 李惠英

常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回家与母亲围坐在一起泡茶,伴着茶香漫无边际地拉些家长里短。

忘记何时起,我就迷上了老父亲泡的这口好茶。他泡的并不是什么名贵的茶叶,也没有精致的茶杯,只是一杯普通的手工茶,袅袅茶香最抚我心。

父亲爱喝茶,小时候,他的茶杯就是我神秘而向往的存在。那是一个带着锈迹的搪瓷杯,杯身印着的字迹已模糊不清。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照进屋子,就听到厨房里传来水壶“滋滋”作响的声音。那是父亲在迎接新一天的劳作前,总要做的事——静心泡一壶茶。

只见他熟练地从旧茶罐里取出一小撮茶叶,小心翼翼地放进搪瓷杯,滚烫的热水冲进杯子,茶叶被激活,茶香瞬间满屋子里飘。那时,小小的我总是盯着父亲手里那杯冒着热气的茶发呆:这茶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呀?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地凑到父亲身边,仰着头问:“爸爸,茶很好喝吗?”父亲笑着摸摸我的头,把茶杯递到我嘴边,说:“尝尝看。”我轻轻抿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在唇齿间散开,我不禁皱起眉头吐了吐舌头,片刻之后,喉间却泛起了丝丝清甜。父亲慈爱地摸着我的头,说:“茶啊,要慢慢品,先苦后甜,这才是生活的味道。”虽苦犹甘,是我第一次喝茶的感受。

父亲不仅爱喝茶,还精心打理着自家的茶园。茶园虽不大,却承载着父亲无数的心血。每到采茶时节,满园茶香四溢,葱郁挺拔的茶树枝头绿意盈盈,新芽肥壮。我也背起小竹篓学着父亲的样子,这采一枝那折一段,但总是因为动作太慢,采到老叶而急得抓耳挠腮。父亲却从不着急,总是耐心地走到我身边指导:“采茶要轻,看准最嫩的芽尖,这样炒出来的茶才香……”阳光洒在茶园里,也洒在父亲和我身上,那一刻,茶园里满是清新的茶香和父亲温暖的教导声。回到家后,父亲便开始忙碌地制茶。每一个步骤,他都是那么全神贯注,仿佛在完成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那专注的神情,那汗流浹背的样子,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渐渐长大,离家求学,到参加工作。在那些独自漂泊的日子里,每当我感到疲惫和迷茫时,就会想起父亲的茶香。我开始喝起了茶,或浓或淡,茶水入喉,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留下的是内心的宁静。渐渐的,喝茶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给自己一杯茶的时间,慢慢品味父亲的“茶滋味”。

这天,偶得闲暇,驱车回到老家。老父亲欣喜地拿出茶具,双手颤颤地忙着烧水、泡茶、倒茶,而他的杯子却是白开水。正感到奇怪时,母亲说父亲已好些时日不喝茶了,因为上了年纪常失眠,胃不好……心头一震,眼前早已耄耋的父亲,眼花耳背、背驼腰曲,啥时候戒掉了他最爱的茶,我全然不知,甚是惭愧。忽然觉得小确幸,无论何时想家了,父亲总会为我留一扇门,泡一壶茶,等着我归来。熟悉的茶香,瞬间勾起所有的记忆,让我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年少不懂茶滋味,喝懂已是不惑之年。淡淡的茶香是心灵的慰藉,而老父亲这杯最醇厚、最甘甜的茶也将永远伴着我,让我在人生旅途中不惧风雨,勇敢前行。



秋意(外两首)

| 郑智得

金黄是大地的被子
每一片落叶都找到归宿
如果可以
我愿把小径空出来
穿越时间的经纬,与孩子们一起
看秋风扫落叶
看天空下黄金雨
如果你来了,请别急着离去
请相信
每一叶金黄都藏着深意

层林尽染

以圆取景,秋天就圆满
满山黄,纸上涂抹的色彩
秋分一过,层次就愈加分明
层林有层林的姿态
风吹过,黄金般的树浪涌过来
溪流有溪流的不拘
不曾回首,日夜奔赴向前
石头哦,仍做着沐浴阳光的美梦
渐渐睁开惺忪的眼
收容这人世间秋色

亲爱的大树

爱着你的硕大,和高高举起的臂膀
爱着你的躯壳,是光阴验证的奇迹
爱着爱着,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
爱着爱着,流传成避风港
我们游戏,藏进神秘的树洞
我们攀上枝头,坐一会儿
亲爱的大树,我们相视而笑
不知不觉,秋渐浓了
秋风吹过
填充我们的空洞